

東西走廊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行為經濟學家發現，與來自不同種族、文化的人約會能提高創造力。在實驗中，跨文化戀愛者即便只花一點時間反思他們親身經歷的男女朋友關係，他們的創意測試成績馬上就會明顯提高。同樣，來自不同民族和文化的科學家如果相互合作，他們發表的論文也更有影響力，日後被更多同行引用。擺脫習慣思維、和背景不同的人打交道既然有那麼多好處，大家為什麼不趨之若鶩呢？

詩，作為一樁超現實裝置

賴秀俞

嚴力，是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掀起熱潮的朦朧詩派詩人之一。他出生於上海，少年時代來到北京，在一九七三年開始詩歌創作，並參與《今天》的活動與建設，被同住一個大院的芒克及一群朋友們稱之為「小上海」。然而，在朦朧詩與《今天》派的巨大光芒之下，除卻那些為眾人所熟知的、發出宏大聲響的詩人，其他個體似乎被遮蔽不見。在廣場的喇叭上發出時代的廣播，彷彿比抽屜裏的吶喊更具有力量。這既是時代的選擇，同時也是歷史的遺憾。尤其是那些在八十年代中期前後流散海外的詩人，他們的創作與傳播，不僅被迫走進雙重陰影，同時也面臨重重邊緣，一如嚴力。

七十年代的尾聲，不是一個句號，反而是一個遼闊的開始。對許許多多詩人來說，那是一個「萬物新生」的時間。胡風在多年前的吟詠「時間開始了」似乎在時空的錯置中找到了恰逢其時的發聲窗口。嚴力早期的詩並不奪目。當時佔據主流聲響的那些詩句無一不像一支支尖銳的利箭，在發聲中放射出耀眼光芒乃至刺目的光芒。相對而言，嚴力的詩意則被灌注了凝視黑暗的力量。這在其寫於一九七六年的《蘑菇》中有顯著的表現：「誰能／說服自己／在陰暗的處境裏／生命不存在了／背着光／朽木壞了孕」。又如另一首寫於同時期的詩《無題》：「黑暗中 我／碰樹枝／控住 一片樹葉／控呀控／指間是 黏糊糊的／汁液／我意識 血管／破裂／血管已經 破裂／正如我／被黑暗 控呀控」，從中可見嚴力的「黑暗意識」。嚴力在此時期最受矚目的身份，乃在詩人之外。其時，嚴力一邊寫詩，一邊涉足先鋒繪畫。八十年代初期，「星星畫會」燦爛無邊，嚴力是其中一員。他在八十年代中期舉辦的個人畫展，是最早在內地舉辦的前衛個人畫展。

一九八五年，日後被屢屢歌頌的八十年代已然過半，留學潮洶湧澎湃。嚴力成為留學大潮中的一朵浪花，隻身前往美國進行「母語」的他鄉之旅。此一期間最值得注意的，不是嚴力的畫作和詩歌，乃是在紐約一手創辦的「一行」詩歌藝術團體。「一行」的精神凝結物，是嚴力主編的《一行》詩歌藝術季刊。在對時代的明喻與暗喻的拐角處，《一行》像一個「中央車站」，讓詩與詩得以相見，讓詩人得以重逢。正如嚴力談到《一行》的創辦出發點時所言：「因為在國內的時候，很了解詩歌沒有地方發表的苦悶。後來去了紐約，周圍的華人很多，也想辦這麼一個平台讓民間的詩人們發表作品」。從一九八七年到一九九二年間，《一行》這個「中央車站」承載過國內三四百位詩人的作品。

這個「中央車站」意義之重大，乃在於特殊的歷史語境與生命體驗。在海外用漢語寫詩，不僅是語境的考驗，同時也是語言的考驗。這意味著，詩人的創作史，同時也是他的心靈史，還是母語在他鄉的遭遇史。詩人張棗在德國時用漢語寫詩，渴望「生活在母語的細節中」，乃至於在其至關重要的詩學理念「元詩」中一再提到「漢語性」。而嚴力在這番「母語的歷險」中，則使「母語」在通往「現代」的路上更進一步。嚴力詩歌的「現代」，既是一種對日常性的超越，又是一種對口語性的回歸，更是一種卓越的超現實主義的體現。這或許源於權力的毛細血管在每個人肉身上的攀爬，又或源於寫詩這種手工藝活在今天的技術時代已然失傳，詩人不得不調轉船頭，尋求新的發聲方式。在海外用母語寫詩的嚴力，儼然已經取消了早期與黑暗的對抗，轉而用日常生活的意象碎片對時代的啟示進行超現實的拼貼。這種超現實，不僅僅是「與自己為鄰」、「酒與鬼的相遇」、「用歷史泡茶」、「我和太陽之間隔着一個你」，還是「精緻的腐化」、「哭出眼淚裏鹹的知識」、「用悼詞的力量生活」。這種表現方式，讓嚴力的詩更像一个裝置藝術，充滿疑惑、拆解、反詰。

嚴力曾寫道：「不要站起來去看天黑了」、「悲哀也該成人了」。這與其創作早期的「對抗黑暗」形成鮮明的對比。古往今來，運用諷刺，製作聲響，成為時代偶像對詩人而言是一種很難拒絕的誘惑。然而，嚴力後期的超現實寫作展現了另一條詩藝道路：詩人帶給世界的光亮，除了照亮黑夜，還應包含一個重要維度，那就是作為一樁超現實裝置，打開一種新的、超現實的想像，正如嚴力所言：「呈現一種可能的真相」。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行為經濟學家發現，與來自不同種族、文化的人約會能提高創造力。在實驗中，跨文化戀愛者即便只花一點時間反思他們親身經歷的男女朋友關係，他們的創意測試成績馬上就會明顯提高。同樣，來自不同民族和文化的科學家如果相互合作，他們發表的論文也更有影響力，日後被更多同行引用。擺脫習慣思維、和背景不同的人打交道既然有那麼多好處，大家為什麼不趨之若鶩呢？

如今，倡導多元文化、多元視角在美國幾乎是天經地義的「真理」。即便有人對此類舉措不以為然，也不會冒天下之大不韙公然反對，生怕被貼上種族歧視、性別歧視的負面標籤。然而，突破個人心理定勢、避免

嚴力，是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掀起熱潮的朦朧詩派詩人之一。他出生於上海，少年時代來到北京，在一九七三年開始詩歌創作，並參與《今天》的活動與建設，被同住一個大院的芒克及一群朋友們稱之為「小上海」。然而，在朦朧詩與《今天》派的巨大光芒之下，除卻那些為眾人所熟知的、發出宏大聲響的詩人，其他個體似乎被遮蔽不見。在廣場的喇叭上發出時代的廣播，彷彿比抽屜裏的吶喊更具有力量。這既是時代的選擇，同時也是歷史的遺憾。尤其是那些在八十年代中期前後流散海外的詩人，他們的創作與傳播，不僅被迫走進雙重陰影，同時也面臨重重邊緣，一如嚴力。

七十年代的尾聲，不是一個句號，反而是一個遼闊的開始。對許許多多詩人來說，那是一個「萬物新生」的時間。胡風在多年前的吟詠「時間開始了」似乎在時空的錯置中找到了恰逢其時的發聲窗口。嚴力早期的詩並不奪目。當時佔據主流聲響的那些詩句無一不像一支支尖銳的利箭，在發聲中放射出耀眼光芒乃至刺目的光芒。相對而言，嚴力的詩意則被灌注了凝視黑暗的力量。這在其寫於一九七六年的《蘑菇》中有顯著的表現：「誰能／說服自己／在陰暗的處境裏／生命不存在了／背着光／朽木壞了孕」。又如另一首寫於同時期的詩《無題》：「黑暗中 我／碰樹枝／控住 一片樹葉／控呀控／指間是 黏糊糊的／汁液／我意識 血管／破裂／血管已經 破裂／正如我／被黑暗 控呀控」，從中可見嚴力的「黑暗意識」。嚴力在此時期最受矚目的身份，乃在詩人之外。其時，嚴力一邊寫詩，一邊涉足先鋒繪畫。八十年代初期，「星星畫會」燦爛無邊，嚴力是其中一員。他在八十年代中期舉辦的個人畫展，是最早在內地舉辦的前衛個人畫展。

一九八五年，日後被屢屢歌頌的八十年代已然過半，留學潮洶湧澎湃。嚴力成為留學大潮中的一朵浪花，隻身前往美國進行「母語」的他鄉之旅。此一期間最值得注意的，不是嚴力的畫作和詩歌，乃是在紐約一手創辦的「一行」詩歌藝術團體。「一行」的精神凝結物，是嚴力主編的《一行》詩歌藝術季刊。在對時代的明喻與暗喻的拐角處，《一行》像一個「中央車站」，讓詩與詩得以相見，讓詩人得以重逢。正如嚴力談到《一行》的創辦出發點時所言：「因為在國內的時候，很了解詩歌沒有地方發表的苦悶。後來去了紐約，周圍的華人很多，也想辦這麼一個平台讓民間的詩人們發表作品」。從一九八七年到一九九二年間，《一行》這個「中央車站」承載過國內三四百位詩人的作品。

這個「中央車站」意義之重大，乃在於特殊的歷史語境與生命體驗。在海外用漢語寫詩，不僅是語境的考驗，同時也是語言的考驗。這意味著，詩人的創作史，同時也是他的心靈史，還是母語在他鄉的遭遇史。詩人張棗在德國時用漢語寫詩，渴望「生活在母語的細節中」，乃至於在其至關重要的詩學理念「元詩」中一再提到「漢語性」。而嚴力在這番「母語的歷險」中，則使「母語」在通往「現代」的路上更進一步。嚴力詩歌的「現代」，既是一種對日常性的超越，又是一種對口語性的回歸，更是一種卓越的超現實主義的體現。這或許源於權力的毛細血管在每個人肉身上的攀爬，又或源於寫詩這種手工藝活在今天的技術時代已然失傳，詩人不得不調轉船頭，尋求新的發聲方式。在海外用母語寫詩的嚴力，儼然已經取消了早期與黑暗的對抗，轉而用日常生活的意象碎片對時代的啟示進行超現實的拼貼。這種超現實，不僅僅是「與自己為鄰」、「酒與鬼的相遇」、「用歷史泡茶」、「我和太陽之間隔着一個你」，還是「精緻的腐化」、「哭出眼淚裏鹹的知識」、「用悼詞的力量生活」。這種表現方式，讓嚴力的詩更像一个裝置藝術，充滿疑惑、拆解、反詰。

嚴力曾寫道：「不要站起來去看天黑了」、「悲哀也該成人了」。這與其創作早期的「對抗黑暗」形成鮮明的對比。古往今來，運用諷刺，製作聲響，成為時代偶像對詩人而言是一種很難拒絕的誘惑。然而，嚴力後期的超現實寫作展現了另一條詩藝道路：詩人帶給世界的光亮，除了照亮黑夜，還應包含一個重要維度，那就是作為一樁超現實裝置，打開一種新的、超現實的想像，正如嚴力所言：「呈現一種可能的真相」。



► 朦朧詩派詩人嚴力 資料圖片

同與不同

馮進

固守「自家人」的群體意識本來就難，更有研究證明人類獲得知識的方式本身就存在嚴重問題。

地球圍繞太陽轉，哥倫布來自意大利，這些都是大家深信不疑的「事實」。可是回想一下，你最早是從哪裏獲得這些信息的？你會親身驗證過嗎？我們童年時期在學校獲得知識，基於對老師的信任對這些「真理」從不質疑。長大後，科學家告訴我們月亮繞著地球轉，地球繞著太陽走，我們也相信他們言之有據。但科學家個個都理性客觀，在強有力的證據面前都能從善如流、心平氣和地改變原來的想法嗎？

美國哲學家歐康納 (Cailin O'Connor)

研究科學知識的傳播方式時發現，人類接受某種見解的基礎是「社會信任」。我們對與自己背景相仿、信仰相似者的信任度最高，而對「異端人士」多半持懷疑態度。而且，我們都有「求同」傾向，不願做那隻公開表示不同意見的「出頭鳥」。哪怕是科學家也未能免俗。如，匈牙利婦產科醫生塞姆維斯 (Ignaz Semmelweis) 發現維也納的醫生接生前沒有洗手消毒是造成產婦患上「產褥熱」過世的原因，並以實際操作證明了他的理論。但他的同行在證據面前依舊堅決排斥他的見解。最後，他精神崩潰，在一家精神病院被保安毆打後血中毒而死。

知識與見解通過人類交際的網絡得以傳

播，當代大行其道的社交媒體如臉書、微信有時成為假新聞發酵、擴散的根源。然而，「社會學習」又是人類生存必不可少途徑，對我們有益的理論和知識也能借助人際交流流傳開去。比如，十八世紀英國貴族婦女瑪麗蒙古 (Mary Wortley Montague) 從土耳其婦女那裏學到預防天花的「人痘種植法」，希望能在她的母國推行。但當時的英國醫療界對一個女人從「異教徒」那裏獲得的醫療手段心存疑慮。聰明的瑪麗借助英國王室夏洛特公主的影響力，讓公主在公開場合為自己的兩個女兒種痘，終於讓大眾信服這個療法有益無害，並且為了和貴族步調一致競相仿效。二〇〇五年

獲得諾貝爾醫學獎的澳洲消化道醫生馬歇爾 (Barry Marshall) 最初提出胃潰瘍由細菌而不是胃酸引起的理論時，同行以及大眾都不相信。他不得不公開在自己身上做實驗，先服用H. pylori細菌患上胃潰瘍，然後服用抗生素治好自己的病，這才逐漸扭轉了社會的偏見。

科學知識與假新聞一樣，都要借助人脈獲得傳播。而且，科學發現從來就不是黑白分明、一成不變的。科學家根據原始資料推導結論時要考慮概率，日後也有可能又有新發現推翻原來的理論。所以，今天的「科學真理」都只是暫時可信，目前可行的。這樣說當然不是要反科學或倡導虛無主義。但理解了即便科學知識的傳播也要依靠圈內人的認可和同意，我們大約能對偏見、謠言流傳的現象見怪不怪，對自己的思維定勢也更能保持警惕了。

「羅浮宮陷落」背後的思考

王加

藝加之言

剛過去的三月二十九日，是巴黎羅浮宮博物館的玻璃金字塔落成三十周年紀念日。為慶祝這一特別的日子，羅浮宮於今年安排了一系列活動，而在慶典當日的首個「節目」雖僅維持一個周末，但其創意之絕妙、手段之新穎讓巴黎觀眾大飽眼福。

經過三日的籌備，街頭攝影藝術家JR以「揭示玻璃金字塔的秘密」為主題，與四百名志願者將玻璃金字塔所處的拿破侖庭院覆蓋上兩千塊攝影作品，完成了一個令人瞠目結舌的拼貼錯覺藝術裝置。站在羅浮宮內俯瞰廣場，所拼貼出的畫面讓觀者有一種玻璃金字塔屹立在已經塌陷的拿破侖廣場中央的錯覺。這並不是藝術家JR首次拿玻璃金字塔「變戲法」了。二〇一六年他便利用光學幻覺的效果，將羅浮宮建築主體黑白照片把金字塔覆蓋，營造出一個當觀者正對羅浮宮時「金字塔消失」的透明錯覺。他在採訪中提到「貝聿銘希望讓金字塔融入周遭的願望讓我印象深刻：我想讓它與周圍環境融為一體」。而這次他的嘗試則面積更大，視覺衝擊力也更強。所拼貼出的畫面將金字塔置於懸崖峭壁之中，而塔身更像是懸空漂浮在深不見底的深淵上一般，視覺上的落差讓羅浮宮建築群都顯得搖搖欲墜。這個天馬行空的創意通過社交媒體廣泛傳播，在全球備受讚譽，讓人以此特殊的方式和畫面再次記住這如寶石般奪目的建築。

在過去數十年來，法蘭西的決策者們始終刷新著世人對公共文化與藝術的認知。一九六四年，巴黎歌劇院（又名：加尼耶歌劇院）面臨翻新工程，首任法國文化部長安德烈·馬爾羅 (Georges André Malraux) 邀請白俄羅斯繪畫巨匠馬克·夏加爾 (Marc Chagall) 為歌劇院繪製全新的穹頂，此舉當時備受爭議，尤其是作為外國人的夏加爾所完成的作品將完全覆蓋法國新古典主義畫家勒內韋 (Jules Eugène Lenepveu) 的穹頂壁畫。然而，馬



▲為慶祝羅浮宮博物館的玻璃金字塔落成三十周年，街頭攝影藝術家JR運用光影效果炮製了「羅浮宮陷落」 作者供圖

爾羅維排眾議，一再堅持，讓今天的巴黎歌劇院擁有了夏加爾除彩繪玻璃之外最令人嘆為觀止的大型公共藝術作品。

同樣，當三十年前從未在歐洲完成過建築項目的貝聿銘拿出玻璃金字塔提案時，也曾遭到公眾排山倒海的非議和雜誌報刊的口誅筆伐，甚至時任羅浮宮館長都辭職以示抗議。所幸，時任法國總統密特朗和巴黎市長、之後的法國總統希拉克均堅定不移地支持貝聿銘的設計，甚至為了讓民眾看到實際落成後的效果，在現場用纜繩固定了一個等比例的模型以供參考。如今，玻璃金字塔已經成為了羅浮宮一道最亮麗的風景，它是羅浮宮歷史與現代完美銜接的建築符號。不過，貝聿銘的設計理念固然精妙絕倫，但幕後頗具前瞻性和遠見的決策者們也功不可沒。

近年來，羅浮宮已經屢次「不按常理出牌」地進行博物館的多元化營銷了。二〇〇六年，電影《達芬奇密碼》(The Da Vinci Code，港譯《達文西密碼》) 因在羅浮宮取景且故事虛構了聖母瑪利亞葬在玻璃金字塔下的情節，而掀起了羅浮宮的「金字塔觀摩」熱潮。去年六月，美國R&B歌后碧昂絲 (Beyoncé) 攜其老公、說唱歌手Jay-Z將羅浮宮包場，為合唱歌曲《Apushit》拍MV。對此事值得大書特書的熱點在於，碧昂絲與丈夫不僅是站在羅浮宮內擺幾個Pose造型了

事，而是做足了功課將諸多館藏精品囊括在內，以繪畫為主、輔以少數重量級雕塑、並穿插了大量帶有隱喻的作品局部。一部六分鐘的MV，所出現的經典之作多達二十件，包括十六幅油畫作品和四件雕塑。「羅浮宮三寶」——達·芬奇《蒙娜麗莎》、雕塑《薩莫色雷絲島的勝利女神》及《米洛的維納斯》均有亮相；雅克·路易·大衛、歐仁·德拉克洛瓦、西奧多·席里柯等大師的名作也紛紛出鏡。毫不誇張地說，這首MV可說是羅浮宮博物館一部「義務宣傳片」。這對美國流行樂夫妻檔這一「操作」，令其MV獲得破億點擊量，稱得上是流行歌手與博物館雙贏的跨界營銷。而此次藉玻璃金字塔落成三十周年慶典之機，羅浮宮與藝術家JR的再度成功聯手，又一次成為了公眾茶餘飯後的談資，我不禁要為羅浮宮決策者們的開放思維和包容心態報以掌聲。

令人深思的現象是，當流行歌手被允許在前身是擁有八百年歷史法國皇宮的博物館中包場拍攝MV、或在其他廣場上製造出一個「塌陷玻璃金字塔」，都被觀者拍案叫絕，而在我國同樣歷史悠久的故宮中為喜迎新春節而舉辦的燈會卻引來爭議？隨著科技飛速發展，博物館的功能亦與時俱進，幾乎所有博物館和美術館的運營團隊都絞盡腦汁，匯集各種奇思妙想，試圖讓自家場館更親民，更接地氣。然而，如何讓創意配以合適手段融入我們

的皇宮、博物館和美術館，始終是決策者和運營者仍需探索的課題。

玻璃金字塔的落成、《Apushit》MV的拍攝及「羅浮宮陷落」的公共藝術之成功絕非偶然，除了決策者的遠見和膽識之外，以何等姿態和方式面對博物館傳統至關重要。貝聿銘創造性地解決了如何將古代宮殿改造成現代化博物館的難題，他所設計的玻璃金字塔既可反映巴黎不斷變化的天空，亦可為地下提供絕佳的採光。在他眼中，「它預示將來，從而使羅浮宮達到完美。」

碧昂絲及丈夫的MV讓羅浮宮館藏的大量曠世名作始終置於鏡頭的焦點。片中無論是獻唱、群舞還是別有深意的真人模仿，都圍繞在名作主題下進行創意延伸。有格調、不俗、且對文物做足功課，如此方式既提升了羅浮宮親民的形象，還通過更加流行的手段對博物館及其館藏進行了宣傳，可謂一舉兩得。而藝術家JR奪目的公共藝術，更像是對貝聿銘玻璃金字塔創意的致敬和延伸。

綜上，博物館和美術館固然需要創意、活力和人氣，但任何腦洞大開的創意都須建立在以尊重博物館自身傳統的前提下進行。博取眼球和求關注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採用低俗的創意和錯誤的方式。身為業界翹楚，羅浮宮的諸多成功案例確實值得我國博物館和美術館參考並借鑒。

飄逸神秘醉蝶花

小可

如是 我見

早前往維多利亞公園觀賞一年一度的花卉展覽，在一望無際的「花海」之間，有一種本來幾被周圍繁花雜葉遮擋的花，由於正開得燦爛，且花瓣特別，加上迎着小雨微風，在「和風吹柳綠，半掩映」的客觀環境下，這種花不僅並未失色，反而更顯光芒。它就是醉蝶花。

醉蝶花之所以名叫醉蝶花，是因為當它朵朵盛開時，猶如群蝶在起舞，輕盈飄逸，令人陶醉。此時此刻，不禁令人想起宋代李清照的《醉花陰》，內中有名句「莫道不銷魂」；也懷念蘇軾的《蝶戀花》，內中也有名句「天涯何處無芳草」，情景是多麼的迷人。有說醉蝶花也貌

似蜘蛛，由是它又名蜘蛛花。除此以外，它更有個多美麗別名：西洋風蝶、鳳蝶草、紫龍鬚、擬蝶花、西洋白花菜。

醉蝶花表面看來頗嬌柔，實際上它內裏有堅韌一面，有時候還頗具「雙重性格」：它喜歡充足陽光，但在半遮蔭之處也無礙它生長良好；它喜歡濕潤，卻也能忍受乾旱，濕潤要適可而止，它受不了暴雨，淋了雨，晚上要有護花者為它擦乾葉片。醉蝶花的生長過程精微奧妙，種花惜花者必須小心處理，呵護備至，始能獲得醉蝶花之歡顏盡現。從來美東西多不耐放，醉蝶花也不例外，它傍晚開花後，翌日白天會凋謝。變化無窮變化的花，耐人尋味，也因此，醉蝶花的花語是：神秘。不過，醉蝶花是一種很好的抗污植物，能對抗二氧化硫和氮氣，在工廠或礦山附近適當栽種一

些，有助美化環境。醉蝶花雖然美麗、神秘，但它並不香，相反頗有一股特殊臭味，卻又是極好的蜜源，蘊含優質精油。醉蝶花的花色可以自變，起初由淡白變成淡紅，繼而再變成淡紫，最終是粉白，甚是迷人。醉蝶花全草都可以入藥，雖有小毒，但能祛風散寒，殺蟲止癢。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的「藥用植物圖像數據庫」，醉蝶花也榜上有名。它性味功能為辛、甘、溫，舒筋活血，主治風濕痹痛、跌打損傷，亦可適量外用。醉蝶花不僅在花卉展覽中可以獨當一面，也有被大事推廣。去年國慶期間，江蘇鹽城市大豐區萬盈鎮舉辦了首屆醉蝶花旅遊文化節，「醉蝶花海」排場浩大，旅客滿目是「眾蝶起舞」，景中融情，嫵媚動人。這種原產於熱帶美洲的花，中國並無野生



▲淡紅、淡紫、粉白的醉蝶花，似蝴蝶起舞 作者供圖

，常見的是人工栽培，中國南北皆有，台灣、廣東、廣西、福建、雲南、山西等地均可見其影蹤。